

壽

寒村文選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寧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

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
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
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
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
之所以見重于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
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
得其神而求之于枯淡夫春光之被于草木也在其
風烟縹渺之中翠艷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
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

臭腐塌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與吾友鄭禹梅深
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
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
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乎文章之在古今
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
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
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于震川蓋千子于經術甚疎其所謂
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

日時文之士主于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于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南雷老人黃宗羲題

別後足疾愈甚至今不能履地真同桎梏聞欲刻大集甚喜翰苑久無文章得此破荒弟正欲一發明之也弟宗羲頓首

久病得愈反出意外刻下郡守延請鄉飲弟力辭之又費周折前命爲刻文序此所樂爲已儼一篇不知可郢削否宣成書來欲爲峯陽墓表因倣歐陽公丁寶臣之表亦不知其似不似也唯老兄能辨之弟羲頓首

寒村文選序

八代衰而韓文公起之是既有韓文而八代之文可廢也五季靡而歐陽文忠公振之是既有歐文而五季之文可廢也自余與寒村學文於黃先生卽持此說久矣及來京師見公卿貴人下及館客遊士莫不家寶文選之書人挾溫李之冊而韓歐一派文字多東之不觀心竊疑之夫文選非八代之所聚腋溫李非五季之所濫觴乎亟就而叩其說則東坡所云韓文公談笑而麾天下靡然復歸於正歐陽子之學推

昌黎孟子以達於孔氏者滾滾皆能上口以是知世人之陽不棄其名而陰別濟以實者無非欲附枝連葉逞其華詞與以譁世而取寵也嗟乎有生亦易盡之期富貴非可久之物正使以直取之以直守之猶恐駟致驕淫不得與於儒生文士之列矧可汨其性靈工爲妍悅以千萬載無窮之羞乍易一二人不可必之稱揚乎嘗見有瀾翻國語首被謫官跼伏權門不蒙殊拔者則趨時或反以賈禍飾譽亦未必邀榮而徒使他日一坏之上塵土坐之無光狐狸望而却

步良足歎也余與寒邨雖不得志於時幸墨守一先生之言銖較而寸量之各因其才力作爲詩文以垂之子孫質之後世或不至一無足採亦未可知然使徒以此自了而生無濟於人沒無裨於後其視華詞希世者唯之與阿相去正復幾何先生有言孟子詎楊墨而爲我兼愛之道依然尚存凡世之足已自衛者皆楊氏也其忘已徇物者皆墨氏也彼距之而信爲已熄者歷二千年猶且炎炎如是韓歐之曰起曰振不過示以疇重之勢耳今日寒灰再焰自其所宜

獨是吾與寒村生韓歐之後學韓歐之文二子能變之於淫哇競響之時吾黨乃不能張之於大雅未亾之日高天厚地呼捨無由此則所爲相對黯然者爾伏念文所以載道昌黎廬陵之繫乎文統亦猶紫陽之繫乎道脉也世以二子爲不足悅人而置之則其沾沾述朱萬喙一轍其心或亦有不可問者乎吾與寒村第求其足以悅心者以爲爲文之根柢焉則茲集也庶幾無罪矣康熙乙丑孟秋朔日同學鄞萬言撰

寒村見黃稿

丁未至丙辰

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寒村子丁未歲見南雷師亦年三十有一故存其稿自是年始而顏之曰見黃

卷一

同野論學要語序

記南凡先生遺事

萬季野詩稿序

勉齋集後序

還望雲圖詩序

萬氏宗譜跋

沈章溪先生墓誌銘

滇遊草序

消停草序

送王文三之錢塘序

振寰張翁行狀

姚江黃先生六十壽序

祭高鼓峯文

訥菴范公傳

近思字說

亡姊袁孺人殯誌銘

介上人像贊序

初變集自題

贈陸茹英序

寓虛涵閣記

登報恩塔記

巖漢生印譜序

遊清涼寺記

飲冶山記

題倪端雙壽圖

卷二

寒村記

烏春草先生傳

寒村後記

香齋焚餘集自序

芝源適意草序

芝源紫谷說

孫母某孺人六十壽序

丘母陳孺人五十壽序

清微道院三元閣募緣引

題古樹篇後

錢虞山詩選序

儉論

四大家詩鈔序

丈七間志

平大嵐碑

陳介翁稿序

范國雯稿序

拋八草自序

書臨清州三官廟碑陰

易安齋銘

題清論冊後

祭黃師母葉夫人文

葉安人墓誌銘

祭張心友文

存田說

寒村見黃稿卷一

山陽戴

會
較刻
晟

同野論學要語序

丁未

寧波於中國為海隅知聖賢之學者絕少自慶曆五
先生以後有淳熙四君子者出然後繼起者彬彬盛
矣而象山終無其人豈以其邑斗絕海外風氣使然
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之異者惟物耳若人則
雖殊方異域弱水流沙日月出沒之鄉舟車之所不

通政教號令之所不及其性當無不同焉者况象山
隸天子版圖奉正朔民出貢賦士皆應科目以仕於
王朝者哉問嘗考之舊志而得錢惟明惟明爭孔廟
釋奠及諫去孟子配享兩事至今凜凜猶有生氣然
要之豪傑明大義負節概自雄之士以云知聖賢之
學則未之聞也又百餘年而有同野王公公諱樾官
至江西叅議其父毅齋公渙正德時御史以劾劉瑾
下詔獄廷杖而歸亦豪傑明大義負節概自雄之士
也余初不識公姓名丁未秋偶從王子文三架上見

殘缺書一本有與東廓念菴荆川南江諸先生往復
者閱之則公文集也集凡十六卷存者四卷而已爲
文如誌傳諸體各若干篇而余獨喜其與諸公論學
書大要謂學在復性而心之安處便是性故以定應
爲一以本體工夫爲無二而至其言致良知則惟以
常存戒懼者爲惺惺不昧非漫認介然氣定之時爲
有得者噫學之不明久矣朱紫陽晚年中和諸說洞
徹本原而時文俗學直以其割裂支離者爲宗旨王
新建奮然起而廓清之聖學自此大明而其弊也無

善無惡純任自然高者既流於佛老而下者至不修
其行檢有如公所與諸公議論者若此真可謂知聖
賢之學者矣姚江黃先生嘗語余曰蕺山劉子謂陽
明之後不失其傳者鄒東廓羅念菴耳今讀公書殆
又得東廓念菴之真諦者乎惜乎殘編斷簡未得覩
其全書質之同人范國雯萬季野輩又無一知者余
故於公益信人心之同而又因是歎深山寥闕荒江
寂莫之濱仁人君子明心見道而不遇其人遂至泯
沒而不傳者可勝道哉夫得勢益章自古稱焉公官

叅議多交遊猶若此其他則又何論耶雖然公歿百
餘年矣讀其書猶令我想見其爲人則夫士君子爲
學誠不問乎人之知不知而苟有所得千百世而下
必有起而表章之者其又不可以自勵乎哉因爲錄
其論學之最要者而爲之序焉時董子吳仲授徒其
鄉尚欲遺書購其全集而觀之

記南凡先生遺事

丁未

自梁六七歲卽聞宗族中有南凡先生者學道人也
長讀吾父祭先生文以先生抱道德懷文學而清冷
苜蓿之鄉寂莫廣文之舍爲憾至謂世無桓君山故
揚子雲之學不傳世無吳草廬故黃楚望之行不著
當是時固已慨然想見其爲人後出交邑中士士中
諸前輩無不從余問先生後余於是益思先生之所
以感乎人者冀得一聞其學問行誼以自淑而後裔
零落著述散亡里中長老能道先生者已不能備述

其生平而異時受業先生門者又皆經喪亂之餘罕有存活每用悵然初先生卒於壬午時吾父金陵應試歸索其遺書先生孫孚中秘不肯出及孚中卒而書十失其九故今存余家者易繹孝經義彙永孝編孔廟禮樂考四種而已他如詩會禮纂四書緒言及慈湖大訓訂全書抄易傳刪等書咸已烟消雲散無可復覓歲丁未余隨同志會講鄞城每會講易卦若干因出先生易繹讀之其立說多與先儒不同而謂六十四卦卦卦皆本吾心聖人繫六十四卦卦卦皆

言人道則深有切於學者體易之方嘗試因是以求其學其言自強不息也曰只是存誠其言厚德載物也曰只是無我而工夫則惟歸之克己大要以人心本虛本與太虛同量其所以不克如天地者從形骸之已起念耳克其形骸之已者要使吾心無一息之停如陰陽之無間可息斯虛中無物靈光四照而適還其本然之體故曰學問之道只在不已而於恐懼修省則謂洊雷不在天恐懼不在我於嚮晦宴息則謂夢寐時正可用力處正有得力處其書具在可考

而知也獨所解繫辭不傳傳其存者其解上繫第五
章曰陰生陽生生而不息互藏其宅合一而不測
此一陰一陽繼續而不已者善也而人因成之爲性
矣仁者知者惟其見得此繼善成性之真故謂之仁
謂之知若百姓則日用於此道而不知不見故仁知
之道鮮矣一元默運仁也此不可見者也而曰顯萬
物流行用也此可見者也而曰藏于以見顯卽藏藏
卽顯總以鼓舞萬物而成其日新富有之德業也故
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吾性生生不已者卽易也健乾

坤順而吾性之健以成象順以效法者卽乾坤也性
靈中自能極數自能知來占不獨在蓍策也性量中
日用變化事業無窮此陰陽不測之妙非惟人莫得
而測卽吾亦莫測其所以然所謂聖不可知卽性卽
神也總之成性之真卽繼善之道性命一天人一也
其解咸九四曰咸感也天地間所以相感者惟往與
來古今之升降世運之盛衰人事之窮通得喪皆是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中庸曰不願乎其外總只是
明乎往來之故順其自然而我無與焉憧憧者惛惛

之謂憧憧往來昧其往來自然之數與必然之故而爾思朋從不勝其二三之擾也爾思朋從者執其旣往逆其將來惡屈而求信也不知天下本同歸也而有往有來者塗之殊耳來往本一致也而思其往思其來慮之自百耳故曰天下何思何慮不觀日月之往來而明生寒暑之往來而歲成往者屈來者信而明生歲成之利生焉則屈與信固同歸也一致也何必厭屈而求信爲此朋從之思哉是故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皆卽屈以爲信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利用安身以崇德總明於屈信往來之故而已耳所謂素位而行思不出位者也過此以往其終信與否未之或知何以思爲何以慮爲故一何思何慮而所謂窮神知化盛德之至卽在其中彼朋從爾思者祇爲憧憧於往來之故而已又曰有往有來有屈有信者形骸之私見無往無來無屈無信者普物之公心從日月言之則有往來從天言之總以相推而成明焉爾從寒暑言之則有來往從天言之總以相推而成歲焉爾然則人世榮枯盛衰之迹何獨不然惟

黜其形骸之私見而一歸於普物之無心其斯爲人
而天矣蓋先生生文元之鄉幼師族叔元芳一長從
顏冲宇鯨遊與聞陽明之緒言其淵源實有所自而
晚年深造默悟尤與象山證合故其所見者大率類
此先生神解超脫而行至方事親孝處宗族鄉黨間
無少假借辭受取與雖一毫不苟理之所在信心而
行利害當前渺然不足以動其意梁幼時嘗隨大父
過先生故宅所謂職思堂者堂東南有屋三楹中懸
聖旨四壁多海內名賢題詠梁時不解爲何語而楮

間則畫婦人小兒狀若佛氏所稱因果報應事梁諦
視訖大父曰此南凡曾伯祖孝思也蓋先生生而孤
母孺人張氏苦節自守垂數十年先生平日備極敬
養及以明經入試大廷遂請於朝得旨有司爲建坊
旌表先生因築室讀書其下而所畫事則孺人守節
至誠獲神助屢著奇驗云嗚呼孺人之節先生之孝
兩相成也天能生先生以顯孺人之節而獨不能使
先生生賢子孫以顯先生其又何耶豈先生潛德幽
芳自足千古而無待於後人耶先生在長者前執子

弟禮甚恭待子弟辭色嚴厲不可犯雖單寒下戶人必以貌至冒姓爲先生親支者先生終身不齒也家甚貧平生強半教授故弟子徧四方亦多得售爲顯官有張某者來守郡餽先生金先生不受造廬請教未嘗以私相囑卽書問亦不輕往後縣令汪長源偉聞先生名來見欲爲先生刻所著書書中多忌諱語令將易之先生弗許書遂不刻余嘗讀慈谿縣誌是非倒置賢否混淆聞當時載筆者不得其人富貴以勢利得入賢達以貧賤見遺及閱寧波郡誌亦多如

此因疑古今史傳中所紀皆不可信以問吾父吾父爲梁道先生修寧海縣誌一事寧海故方正學先生里居也正學孤忠爲朝廷掩抑者二百餘年而邑人乃有祀之鄉賢祠者故事祖宗入鄉賢祠其子孫得爲奉祠生故世俗往往冒祖先達以爲見官府嚇鄉愚免笞撻之具及今新令裁革而遺風尚然先生嘗應寧海令請爲之修誌縣中有方姓者暮夜進二百金爲壽言欲爲正學苗裔先生毅然拒之曰吾一生不苟得此何事也而乃相溷哉正學先生自有後吾

固知之久矣其人逡巡退去嗚呼使先生掌蘭臺登
玉堂爲有明一代史官二百七十餘載之中賢奸得
失必有辨其真者何至詆新建爲異端誣東林爲僞
學大禮三案紛紛聚訟爲哉而僅僅小試於荒山窮
海之濱牛刀割雞可惜也已當先生任安吉州學學
正時舊例督學蒞郡考士先謁孔廟學官率諸生以
次進講先生如例候而督學日盱不至諸生饑疲甚
先生曰謁廟而不夙駕是慢先師也諸生第歸卽有
譴吾自當之諸生退而督學至問諸生安在先生曰

日云莫矣諸生散矣爲非行禮孔廟之時也侃侃廷
辨不屈督學大怒杖先生寸先生卽上印撫按辭官
先是先生訓導餘杭餘杭有士子二人負俊才善文
藝而多穢行守令皆以爲後當顯達畏不敢制先生
至呼之來坐明倫堂聲其罪而杖之一邑震動以故
終先生之任無佻達士其後先生復爲太平府學教
授二人者皆已登進士遂屬所私罷先生官先生終
弗悔也今天下士風極壞大抵由學官庸懦不克振
刷議者遂謂老明經日暮途窮不若使少年者爲之

於是改用舉人而不知治天下在擇人不在變法若先生亦明經耳而所建監卓卓若此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著述老而不倦至今知先生者皆敬先生之博而先生則曰古卽我也前言往行皆吾性之故也學問從真性爲濬發故能不已襲取於外則或作或輟矣故畢生宗旨惟在無體無際無人無我一真湛如萬境俱徹數語然至其論征東放桐餓首陽樂陋巷之事又嘗謂易紀陰陽者也而有大小過過天地所不免也當大過之時而不以大過應將陰陽之道窮

而天地無所於參贊然則其守正不阿而獨行無懼者亦其素所學問然也又言人身從天地而來從祖父母而來其初止仁孝一念一切世緣皆後來添入

故寒村糞粥意思陶然雖遯世莫知終無怨尤之色尤樂與人爲善好傳先哲美事所作吳舜咨顏冲宇

陳一甫應式錢仁仲仲選傳及同姓名宦孝義節婦諸家

狀俱表揚隱德今猶有在者從學之士甚衆無不多方牖迪如馮京第家貧無以爲學至膳諸家教誨之惜乎其不能傳先生學也先生諱光弼字右君別號

南凡學者因稱爲南凡先生卒時年七十餘邑中弟子顏栖筠等祀之慈湖書院云梁生也晚不及接先生言論風旨幸從殘篇蠹牘及父老口中得其一二而嘉言懿行放失甚多恐遂湮沒不章故雖未敢爲傳而先爲記其遺事俟後日搜訪頗詳當更作狀以求有道君子傳焉嗚呼若先生乃可謂之學道人矣

萬季野詩稿序

丁未

蓋嘗聞程叔子不喜作詩而知詩非學者之急務然孔子刪述六經以垂教而其所日與門弟子諄諄者惟以學詩爲急讀論語可見矣至若三百篇中雖里巷謳吟贈答之什爲多而聖如周公名公賢如芮伯吉甫之徒皆不聞以是爲雕蟲之末技而往往長言嗟歎不廢詠歌何也豈非以詩者人之性情人有性情則自不能無詩而後之學詩者亦因得以治其性情歟夫學詩可以治其性情則作詩未有不本性情

而可以言能詩者也嘗考詩之體始見於虞書之賡歌其後夏有五子商有商頌至周而風雅頌之體大備然總無以夏人而擬虞歌以周人而倣商頌者夫豈獨古人爲然下至漢唐宋其一二卓然以詩名家者亦皆各行其中之所自得而無有乎餽釘補綴之病故凡思之所到興之所乘耳目之所聞見無不可以成詩而不揣藉古人往事以相影射由是觀之人心無一日無性情則字內無一日無詩歌而議者必欲規模漢魏捃摭盛唐是必今之人無所爲性情而

可也且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士皆忘已而徇人忘已而徇人者置吾所自有之心而惘惘焉倚傍他人以爲得甚至視人顏色隨人憂喜而闌然媚世之態幾於不堪自問此今天下之學術皆然矣區區詩道無關得失榮辱之故而乃亦驅之爲梨園傀儡於是務掇陳言競侈官樣以蹠躄之行而可譽之爲夷齊以蘇張之交而可矜之爲管鮑而世之祝壽賀昏稱功頌德者遂借之以爲貢諛取憐之具此真孟子之所謂失其本心者也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鄞縣萬季

野非急以詩見者也感時觸物常出其性情之不能已者以爲詩蓋歷數年而後成帙余讀其前後寄兄公擇詩淡漠閒遠不事粉飾而辭氣藹惻宛然唐棣春令之風焉范國雯張梅先輩皆病其句之多弱而余以爲使季野能去其弱則固與古之作者頡頏即使季野不去其弱亦自成其爲季野之詩而不至如今之勦襲淒泊者矣何則季野之詩季野之性情也雖然君子不爲其事則已爲之則必耑志以求其工今夫彈琴一技耳孔子學之而至於親見文王亦可

以見天下事爲之不可不耑而不得托言寓意以鳴高矣今季野旣爲詩詩之爲學孰與彈琴而謂可無事於求工乎夫古詩之善言性情者又未有冗蕪淺薄而稱婉轉不沉厚簡勁而能懇摯者也余幼好詩竊欲以前之所言者寫意以後之所言者運詞而至今未能故樂爲季野道之如此若夫舍吾學而芟芟焉惟以此爲急務固非余望季野之意而亦季野之所不屑知必不爲程叔子之所不喜也

勉齋集後序

丁未

昔曾子固序其先大夫集於其不得志而以齟齬終處往往徘徊反復感歎興焉似其中實有愴然不能已於言者蓋爲人後者之情固如此也雖然致堯當太宗真宗時受知人主雖以切論大臣不果用而屢被名擢一歲三州可謂榮矣而又有畜道德而工文章如歐陽公者以銘其碑縱功行不得在史氏其人與書寧遂至湮沒耶而必待輩之序爲耶蓋君子秉彝之好雖凡古今逸言晦德無不表揚之不啻口出

况其先世有文章行誼可述而肯漠焉置之如煙雲之過眼耶然後知爲人後者之於其宗祖其情固未有不如此者也又况其不得志而以齟齬終者更甚於此又無畜道德而工文章者爲之敘述其事而區區殘篇蠹簡又僅存什一於千百之中則爲其後者其情更當何如耶余先大夫勉齋公發迹弘正間二十八而薦於鄉四十六而致政於官中間教臨清者九載丁母艱者三歲前後知道州濮州兩州事者共四年年僅五十一而卒其視致堯之見奇天子歷仕

兩朝者遇不遇又異矣公歿之後值家中衰三世孀居兩葉遺腹至吾祖吾父遭時不偶學成見棄而余小子又以菲材屢蹶未能請海內有道高人傳公美事蓋此中抱愴然之情久矣而公生平所述作又皆放失今所傳在道濮二州時刻濂溪遺文序及冠婚喪祭教條俱無可考搜檢舊笥僅得臨清稿本脫落磨滅亦多難識噫及今不爲之序後之人雖欲聞公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公年少祿仕未艾告老所爲詩文亦和平無怨尤語人謂公抱道棲真之士然讀公

之言其大者汲汲於均徭役足兵食而尤欲革佛老黜淫靡興禮樂教化以正風俗人心方孝宗皇帝之世可謂有明極盛而公所條臨清事宜列勢要之橫陳冗官之弊指斥鎮守守備西房東監之害及武宗朝倖宦用事遂上請乞休使誠得用則直言劄論憂憐百姓豈出致堯下哉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余見近世士大夫一時富貴翕赫真若不朽及歿則無片語隻字可傳卽有可傳而子孫棄之不知寶惜後雖有興者每致恨於世遠言湮以爲歎公至余八

世不爲近且中經衰颯而猶幸有存者此豈非爲人後者之幸歟方文正謂已之所立者大則親之德不待言而顯此爲立德如孔孟者言也子思子作中庸以明道多推述其祖仲尼之說固吾夫子之言不易哉爲人後者之情誠惟恐其先世立言而不得傳於後世也余癸卯冬所鈔公文凡若干篇已別爲一集今年冬自鄞歸因盡出公稿鈔之得文若干篇詩若干首顏曰勉齋文集不稱公者仍其舊不敢有加也余小子念公屈於當時未得伸於後世而爲序此亦

以致夫爲人後者之情而已矣若夫敘述政績行事以傳無窮是則有望於世之畜道德而工文章者

還望雲圖詩序

戊申

余爲諸生十年耕讀江村凡世之假詩文頌功德以希名競利於守若令者一切不敢與聞四五載來旅泊鄞郊課徒外學道求心益何暇問及官府事然時從其地賢者遊亦頗聞邑侯張公一二范國雯曰公往年造戰艦採木至光溪有周姓者門前二松蜿蜒可愛不知幾百年物也其家從公乞免公令勿伐而且題其居曰雙龍無恙王文三曰吾西郊陳秀才某年老目盲家貧困於饑餓因作詩令子弟輩上之公

公立賜之銀若干米若干余初聞二子言甚喜今天
下吏不必學古入官以爲民社可學而無事讀書也
然卒齷齪無可稱道公以儒者爲吏而所行事異今
流俗如此亦足以見讀書者之過人遠矣雖然儒者
之爲政必由惻焉不忍之心行之而後可以保民而
無難此兩事洵美足傳然古之風流令宰及慷慨好
義俠者皆能勉爲之不足爲張公異也已而有還望
雲圖一事望雲圖者王廷直畫文徵仲題萬鹿園先
生物也兵塵播遷失亡已久轉輾爲公所得先生五

世孫充宗見其裝潢於某家追維先訓泫然悽愴因
與余謀上書求之公感其孝思書朝上而圖夕出且
題詩其後致美焉夫人有所甚愛之物而其勢又是
以自有者苟非有大不忍者以奪其情則鮮肯推以
與人公之好古何如者而至以邑宰徇一布衣之求
此寧迫於職分之所當然乎體仁人孝子之用情而
思有以慰之夫是以割所愛而不吝也吾乃今而知
公之心誠有惻焉不忍於其中者矣世風不古吏治
日非民所望於守令者非必與之也弗取焉可矣非

必弗取也取之弗貪弗酷焉可矣而寥寥四海卒無有能慰其望者况能損上益下如公此事哉議者不察遂謂今之爲吏者無復有不忍之心而爲吏者又輒諉曰吾有是心而阻於時勢不能行夫謂人心無不忍者非也謂有是心而阻於時勢者亦非也心之所發必無不能行之理而時勢所以得阻我者大率自私之一念未去耳公之詩曰手澤存焉敢自私此一言也儒者爲政而所以行其不忍之心者莫是踰矣嗚呼使張公皆以此心爲心而天下吏又皆以張

公此心爲心天下其有不治而儒者不著大效也哉昔齊王不忍一牛而孟子許以保民先正顧端文謂孟子一抑一揚一收一放悉中窾竅故齊宣始而笑繼而悅終而願教余因悟孟子引君若治上雪宮好貨好色等語其激發本心因端牖廸多此類今公之曲體孝思豈僅如易牛乎恨余無往見之義不能如孟子多方陳說而獨從荒郊寂莫中聞此竊喜公惻焉不忍之心誠足以保民而無難也於是甬上同學諸子咸相與歌其事而索序於余余方讀子劉子人

譜知書畫古玩好之亦同於希名競利而未能恣然
于心慕公之先我而能忘也欣然操筆而書之

萬氏宗譜跋

戊申

往明太祖肇興凡從龍之彥咸得列爵世襲當時開
國公七人侯三十二人征西侯十三人平雲南侯四
人征北侯一人征南侯一人征蠻公一人侯一人海
運侯二人以父功封者公一人侯一人伯一人其他
斬級爲天下衛所指揮千百戶者又不知其幾千百
人也濟濟乎藹藹乎可謂盛哉及至鄭端簡著吾學
編時合累朝所封公侯而計之武臣世及者不過四
十四人文臣得嗣者財二人耳則從龍者之湮微衰

颯可知矣隆萬以來封爵之誓日就陵遲惟獨任衛所者世世子孫相襲也陳臥子曰傅穎公馮宋公之流嘗將兵數萬闢地數千里繫僞王致闕下今子孫無尺寸之封夷於編戶而行伍之人幸獲首虜此其事至微渺然子孫不絕者二百餘年誠有所不平也余竊然之余竊然之乃今讀萬氏宗譜而知其說之未盡信也蓋萬氏世襲寧波衛指揮僉事其始祖諱某從高皇帝起兵祇以守滁不從征伐故勲階止此然北征戰歿其死事固已暴於天下矣其後以忠勤

顯者三人以文學著者三世而三節一義更如烈日秋霜至悔菴先生文章氣節鬱然領袖名士爲問三百年來諸公侯家皆有如是者乎黃先生謂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不其然哉不其然哉雖然天下之大豈無故家如萬氏者運革事遷風波銷鑠至有問祖宗於子孫而莫能舉其名字者矣卽如吾外家施氏與萬氏同爲定遠人亦以從龍功世襲寧波某所千戶若南渚公父子之清風苦節廣莫公之高才博學二華公之偉伐奇勛其去萬氏家何遠余兒

童時猶及見其盛衣冠濟楚人人詩禮而今想像何
可復得今萬氏家雖貧諸昆季日修德講學不倦而
吾充宗復能以歐會之筆撰次其家世淵源使覽其
譜者舊德遺功宛然在目震川敘葉文莊聚書事所
謂非其子孫之賢亦莫能然也余家世耕讀先代亦
多出爲王官有政聲去歲族人欲余修譜余嘗惟世
人喜誇其先人祿位而不及行誼偶舉章蔡兩家事
言之昔章惇位至宰相其家覩其人登科題名記中
削而不錄莆田姓蔡士人書應舉卷首明稱不係罪

人京卞子孫族人因笑謂吾家幸有賢祖宗不然奈
何余謂汝知子孫之幸有賢祖宗而不知祖宗之尤
望有賢子孫也彼宋時世家之盛莫不並稱韓呂然
及其後也人多稱呂氏之賢而韓氏之後一跌不可
復支遂至不容於世論忠獻有靈不視聖功晦叔輩
多怨恫哉今萬氏祖宗子孫可謂濟美則余所以應
充宗之屬而題其卷末者詩有言矣子子孫孫勿替
引之

沈章溪先生墓誌銘

戊申

今有來諭我者曰某也聞天下治則愀然以悲聞天下亂則躍然以喜余必駭愕於其言以爲此非人情不足信何者人情好治而惡亂猶之好生而惡死自生民以來未之或異也旣而讀晞髮集見臯羽所詠東發事有曰日惟一食禱先靈心固已竊疑之然猶謂天地間安得此好死惡生之人臯羽所詠或亦過情乃若章溪沈先生者在家大人執友中余所身承目擊而驟而聆其言久與之居而察其志意之所存

有無時無念而不好亂惡治者則又不得疑臯羽之
詩爲誣也嗟乎烽消壘墮飽煖嬉遊先生夫獨非人
情哉亦惟是喁喁屬望者未能一日去諸懷遂至爲
人所駭愕雖然兵戈事起海宇雲擾於先生亦復何
益而先生心痴想幻一如饑食寒衣斯固非常情計
慮之所可窺較也先生慈溪人姓沈氏諱遴奇字子
常一字觀侯章溪其別號也祖某進士知府父某諸
生先生生豪貴家早歲卽補弟子員美衣豐食華屋
甫田洋洋然視躡科第如拾芥時天下治平甚樂也

事有不可知先生竟以好事蕩其家產一二十年來
竈屏炊烟牀延風月先生衣零履綻肩癭髮秋煢煢
焉貧老伶仃之狀不可謂非亂離使然然與先生言
未嘗以爲厭而且憂其將息也當某某居山時先生
以平昔交遊嘗入山與之談論天下事出則張大其
勢言之若爲之招致然者某死則又與某某往來狂
風駭浪每歲必四五會每一會歸必曲折其間事以
與同志者相告語戊戌己亥之際忽得乩仙術篤信
而師事之焚香拜禱昏暮密議往往耳語人曰吾乩

仙云云某方兵且起某年月日天下當大亂一夕宿
吾綽如伯父家夜參半忽開數重門走出大聲叫呼
曰今日兵真至矣砲響震天旌旗舳艫蔽江下矣如
是呼者再三鄰右皆驚以爲有盜也則皆起而先生
則已閉戶就寢矣叩之不應明日問之先生忽忽不
知蓋皆夢中事也嗟乎此其志意之所存何嘗一日
厭亂也哉昔陶元亮入宋後荆軻述酒諸作雖有激
乎其言之然跡其所托以終身者亦祇高酣新謠以
爲樂天寶之亂杜子美悲歌感慨可謂深痛極憤矣

而其所想願者又未嘗不存乎務農而息戰鬪也先
生之爲人豈非其流亞乎而好亂如此豈先生之心
有不仁於元亮子美耶嗟乎先生其真非常情計慮
之所可窺較也已先生娶某氏生一子某卒於甲辰
八月某日年六十有二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初
先生幼時與家大人讀書大人息交絕游以後異時
文字往還杯酒過從之客無一至者惟先生數數見
訪坐定必舉閩粵滇黔間信息來相慰藉大人明知
先生所言皆其意中語非真實事然未始不一爲破

顏也先生工於書尤精於篆印梁幼從先生學懶拙
無所成就先生顧不鄙某獨時時舉其法告之某十
五學詩十七學書斯真少賤鄙事而先生愛之與之
倡和如平交珍其蹟至等於魁人鉅公嗚呼以某父
子之見棄於時爲人所嗤笑多矣其何以得此於先
生哉而先生顧好之若是耶先生其亦母乃非人情
也歟

銘曰慈溪廣袤財二百里四百年間異人輩起前有
文潔惡生好死後有章溪嗜亂如旨彼亦人情胡乃
若是余知其心頗能直指定哀則微師吾孔子

滇遊草敘

巳酉

自余別公敬後曩書授徒足跡未嘗出四明然遇良師友蕩滌自幸已非少年時故我而公敬由維揚遠涉滇黔歷荆湖衡嶽之勝幾萬里名山大都必有奇人傑士窟宅乎其中交遊聲氣之樂視余爲何如也余旅館在鄞郊之西浮河踰江去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歸省二人朝發晝至晝發夕至然每當陰雲黯黯風從西北起聞郵亭邊招招舟子聲輒悽惋欲斷恨不得晨昏侍笑語也而公敬擔簦走四方南跡北武

無定所高堂之面癯髮秋不獲瞻依者近五六載則其悲愁抑鬱於中者視余又當何如也嗟乎公崧與余生同年凡月日時亦皆同猶記十年前頗信日者說相期吾兩人者一生當無不同也颺戾而三十有二矣飛沉不接廣隘異趨天乎人乎其皆不可得而知乎寒邨白日老砌孤梅煢煢抱書而眠方念公崧不歸不得相與究極此故而公崧忽寄余滇遊草且屬序之嗟乎余少與公崧合併時意氣揚揚不欲以科舉場屋之學自竟然所期許要不越詩文聲氣之

事耳數年來羈窮煎煮浮華剝蝕且盡偶以所得於先聖賢者出爲知交言之迂腐恠誕之譏紛然蹄尾公崧雖雅相知恐亦不樂聽也雖然公崧欲余評詩余姑與公崧論詩杜少陵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自古未有不讀書而能詩者也蓋詩之可傳者必自成一家而自成一家者斷非盡究百家之神理不能年來一種空疎不學之子唐宋以來名能詩人所作未嘗夢見其墉垣堂奧也偶見林鴻高稜之選奉爲聖書句剽字掇而居然鼓吹詞壇矣當世貴人

何知亦便以爲能詩而倚仗之於是江湖丐貸之流
咸得挾其臭腐俗惡者以遊於世甚至詛言盈紙譎
語連篇後生俗子效之世道人心受其荼毒不淺嗟
乎歷下之浮竟陵之鬼公安之俚識者猶謂其不善
讀書不自成家又况瓊瑣此輩何足言詩哉故余幼
好作詩近且不敢輕下一字以爲此道姑且讓古人
單行也而公發滇南一遊詩遂成帙其亦有慨於今
日之爲詩者而思振之耶古者朋友有切磋之義毋
事以譽詞相標榜戴表元曰吾人姑無尤詩惟遊當

少止余願公歿絕交息世歸而侍二親之側安貧守
約承歡菽水盡發諸家之集讀之派析支分擇良師
友日夕講磨由是外以寫乎寒暄榮悴暮寂禽蟲卉
木百物之變內以鳴其憂愁愉快窮達貴賤史冊古
今之感委蛇諷詠徜徉醉歌行見甬江西嶼闕湖浮
鱉間一時溪山風月辱其坐嘯行吟且甚光寵而况
乎區區一身寒餓何由復畱胸臆較之滇黔萬里勞
逸不啻百倍耶余也或自桃源之鄉扁舟抵郭或從
鶴江之澣徒步登堂復如少年合併時往復賡疇顛

倒傾吐則余與公崱近日之同不同由天由人之故
終當與公崱究極之公崱以爲何如

消停草敘

巳酉

戊申之冬臘月二十八日袁子節之歸自維揚携其
弟公崱書來屬余敘滇遊草余常以節之二親老不
宜數數遠遊三月間曾寄書相告而恨無從語公崱
也至是始因敘詩言之且告以作詩之法在讀書越
明年正月節之又將遊維揚復出其所作消停草命
敘念余與節之兄弟交二十年學荒識固秋毫無能
爲節之兄弟益不見三數載突如而發一言愈迂疎
無當於救窮吾意節之兄弟聞之不怒則笑也而節

之臨別匆匆必欲得余一言嗚呼以余之愚拙賤貧
自世俗觀之何一足重節之兄弟行四方所過從延
接多富貴翁赫者乃不以易余之言而有所作必相
屬評論是其中有非今之丐貸江湖者可比余雖陋
敢不有以告乎顧節之與公敬兄弟也余之所以告
節之者已盡之於告公敬者矣而又何以爲節之告
抑先儒之釋遊必有方者謂人子不得已而遊則當
使親知其所在而無憂名則必至而無失余謂方之
爲言法也不得已而遊者必貴有法或近其道里或

數其音問或勤於歸省或慎於守身皆法也今節之
方擔簦裹囊而余欲節之停航息輦是使節之坐困
於菽水言雖好無益於用也無已則願節之其有方
乎古人有言居必擇鄉遊必擇友天下可與友者寡
矣貿貿然授徒生活之輩單聞陋見近之使人鄙吝
日萌而遊客幕賓腆然自託處士者雖亦橫目二足
要已無復人理可親節之而欲爲詩乎吾聞靈巖有
徐先生昭法玉山有歸先生元恭兩人者其清修博
學高文章可師也節之道姑蘇訪公敬時能相率往

從之遊叩其淵源則詩之久近興廢甘苦疾徐之故
必有得於談論之餘者矣朔風歸棹余方俟節之爲
我言之

送王文三之錢塘序

巳酉

科舉盛而聖學亡非科舉之足以亡聖學也師道不
立人心大壞其勢不至盡天下之秀良子弟而誤之
不止余館鄞六載處文三家者四年夜深燭跋語及
此未嘗不歎息痛恨而自愧德薄無足以爲子弟輩
矜式也今年春二月文三應錢塘何某之招亦去而
爲人師嗟乎文三今日之所以教人者非科舉之業
乎科舉之業所最重者亦四子之書今取四子之書
讀之大學首言明親所爲明親者何物也中庸首言

率修所爲率修者何事也論語首言悅樂所爲悅樂者何心也七篇首言仁義所爲仁義者何理也從此深思而實體焉安見科舉之非卽聖學乎卽曰舉業必遵功令功令必遵朱傳其說揆之孔孟未必盡合然彼以大儒一生之體驗而爲是言學者誠力行之精者可以至於聖賢而其麤者亦當不失爲自好之士奈之何世之爲師者徒視爲科舉之筌蹄而弁髦之登席而講書古聖先儒云云也握管而爲文古聖先儒云云也至其口之所授則儀秦揣摩之說而身

之所示則又跼蹐爲利之行也此如優人演曲諛罵笑啼紛然百出而於其人之性情絕無與焉後生子弟習之不復知科名富貴外更有何事於是以通經學古爲迂以砥節礪行爲拙以明心見性爲腐人心日壞而國家亦往往有乏材之歎嗟乎師之爲害於天下也如此文三精於科舉之業而所志乃在聖學吾知其必無此患且爲人孤峭沉默無時俗脂膏之習其足爲子弟輩矜式必遠過於予無疑也雖然予家赭山之陽芙蓉江三面環之每風晨雨夜神龍出

沒其間電火雹聲震耳爍目習以爲常間有郡邑人至遇此則懾伏悚息不敢動俟稍霽卽急去歸語家人相詫以爲奇古者黨庠術序之師所教者無非六德六行而其生也事之如君親其沒也祭之於社塾先王之時教化行而大道明人習以爲常也今天下耳目聾瞽於時師之說未嘗聞有所爲聖賢之學而文三一旦抗顏爲人說此其有不相詫以爲奇者乎吾恐錢塘之人且將駭而避也文三曰子與余同學有年一朝賦別烏可無一言爲贈余念與文三切磋

久平時促膝所談吾兩人方且行之不盡臨別又何以爲文三益惟是荒齋隻影耿耿此中不得文三相對可爲悽惋而又念文三此行恐亦言無與聽倡無與和也於其行也信其足以爲師而慮人之駭而避焉爲是說以先之

振寰張翁行狀

巴西

翁諱遐勲字振寰姓張氏鄞人系出宋文節公知白
爲鄞始祖者諱顓顓孫用明定居雲龍碛宋季多以
仕顯至明永樂間有尹肅者贅城中青石巷余氏因
家焉生寧寧生泮字味芹弘治辛酉鄉進士仕徐州
豐縣知縣調福建汀州府學教授聚徒講學文教蔚
興生仕仕生國紀國紀生一相一相聚某氏生子二
翁其長也翁去味芹公五世遺澤凋零一切田園廬
舍蕩歸他姓幾無立錫地而翁昂藏不肯下人中夜

徬徨思所以振起之者計惟讀書成名顧親老無以給養殮於是不得已去而爲商遍歷吳越楚閩之鄉風波禍患嘗之殆備已而貨大殖二十年來駸駸以貲雄鄉里買青石橋東味芹貧時故宅居之未幾燬復買橋西徐氏屋居之徐氏屋故味芹宦歸後所建遺址也翁名其堂曰復芹而延郡邑中盛流爲其子師友考古論文每燈前酒後翁時來談笑其間癸卯甲辰次子士埴鄉會聯舉一時往還過從皆名公卿賢士輿馬輻輳華堂讌會張燈演曲僮僕林林依然

味芹公盛時矣翁性介介不能工媵阿而獨右文禮士與人交易直無城府凡所排解同輩靡不服治家纖嗇然慨忼樂施人有貧而負者未嘗責其必償也尤篤於孝友母孺人早卒不及養每道及輒嗚咽當所居燬時父柩在堂倉猝不能出慟哭欲以身殉頭焦額爛猶弗去會長子士培用計昇柩翁乃免弟遐仁爲盜所劫索重賂流涕終夕急往贖之終其身不析產異炊其天性如此嘗數出粟賑饑捐貲修郡縣兩學躬董斲虔揀度之勞由此蒙守令旌獎又請與

蜡賓翁不以爲榮也惡湛飲逸遊暇則觀通鑑往往引子孫講說一二故事以爲樂年少時鄰婦有挑之者峻拒不爲動酉戌間叅預人軍事一語以完全城之命翁顧弗樂道人亦不得而詳蓋翁雖少貧失學而知書通大義故行事多合道理康熙巳酉四月十四日翁卒病中嘗曰使天假我數年吾得建宗祠廣祀田置墓莊買善地一區以葬同族之貧不能掩者吾志畢矣臨歿猶以處家敦睦居官清慎囑其子距生萬曆丙午九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配莫氏子三

士培諸生士埴甲辰進士士坊孫男三鉉鏡鉞女二始翁居貧約兢兢憂先業不復振及稍富又畏豪有力者侵侮故訓子讀書時時泣數行下冀一得志以復前人詩書舊德一旦子成名爲進士乘車張蓋前後呵喝驚閭巷矣人皆謂翁今而後樂可知也而翁花晨月夕親朋敘舊杯酒談說平生時時感慨歎歎泣數行下蓋追念其單寒孤苦而深痛乎先人之不可復作也嗚呼風霜搖落岸谷崩遷世家舊族忽焉而化爲烟塵者不知凡幾味芹公去今二百年中更

荒落翁顧以治生穀子能復其初使鄉黨間睹歸然故家門戶是其遭有併非區區保守青箱殘業者所可幾及在翁亦可以無憾矣而翁猶如此嗟乎翁乎其尚得以一富翁目之乎余於茲蓋重有感也已卒後五十日天因心友圖所以不朽翁者將乞姚江黃先生之銘以葬而屬余狀之余故翁之子友又翁之孫師而受學黃門則固宜爲介紹者也義亦何辭乎天因心友者士培士墳之字也

姚江黃先生六十壽序

巴西

金華許白雲年三十有一始得見仁山金先生蘭江上於是金先生年已七十矣梁之見先生適當是年也而先生年財五十八聰明強固其可考德問業無窮時梁之視白雲何其幸耶然金先生嘗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旣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白雲聞之惕然而梁之見先生則三年於茲矣而猶夫人也小子無知如此其敢冀與聞乎大道耶雖然海

寧從吾道人年六十有八始棄瓢笠持一縑納拜陽明而陽明不以爲晚且謂充蘿石之勇其進于化也何有梁雖壯其較蘿石則尚少三十五年也居常自計以爲使梁遇先生在七十時寧竟自棄不敢比白雲耶而况先生年在六十內耶又使梁年六十有八而遇先生亦寧竟自棄不敢比蘿石耶而况梁年在三十外耶故比顏子淵三十二而如有所立已爲無及而私心妄願輒欲置前此三十二年以後此三十二年學顏子顏子不易及則思更得三十二年底幾

稍有所知嗚呼使天如吾願則梁之齒固已幾幾乎百歲矣然而非日聞先生之教無能自底于有成也故自儼白雲則常願先生壽七十自儼蘿石則常願先生壽九十有五自儼子淵則常願先生壽百二十有三而又以子淵亦非學者止境也則常願先生之壽無疆自梁抱此願有年矣青天暗室實鑒斯誠而今年八月八日適爲先生六十誕辰梁與萬言遂謀徵文爲壽已而先生修念菴故事書來辭祝大意謂弇洲太函之套頭旣爲能文者所不屑卽以歐曾之

筆鼓其矯誣之言亦屬不信至敘述平生忠孝艱貞
之事則又恐傷心四路攔截蓋幾令稱祝者無從着
筆矣雖然梁之願先生之壽之無疆者炯炯此中固
可書也獨念先生坐廣協堂中子倩稱觥生徒効祝
拜舞之餘論道談文而梁顧爨糧笥研于錢塘旅次
方將持空然無有之身與一切科舉時文士爭名場
屋豈不誠自棄而欲不猶夫人何可得耶縱令天不
絕梁俾遂學顏之願異時九十五六皤鬢梨顏而爲
先生進百有二十之觴恐亦無以償斯罪也先生其

又何以感發之耶

祭高鼓峯文

庚戌

康熙庚戌五月十五日鄞縣高鼓峯先生卒於家同
邑友李文胤陳赤衷萬斯選范光陽董允瑄萬斯大
董道權陳紫芝陳錫嘏陳自舜董允瑋董允璘萬斯
同萬言王之坪張九英錢魯恭等既各爲文奠之矣
六月二十有二日慈谿馮政鄭梁來弔同人復相與
會哭而因屬梁以公奠之文梁辭不獲乃拭淚以告
其靈曰嗚呼胤等之與先生遊也以出處之道同選
等之與先生遊也以交好之世通而赤等之與先生

遊也則以受學姚江之故而始相過從顧輩行有後
先知交有新故而總期師法姚江以顯蔽山之道於
將曠方幸生同時居同地可與相砥礪而切磨而奈
之何饑火爲祟常至於南北而西東在某等猶或若
或遊時聚時散而先生則歲提藥囊以泛吳越之舸
蓋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期終有以相成而豈意客秋
旅病歸來奄奄十月之久而竟溘焉其告終嗚呼先
生已矣挾聰明機辨之資而生不逢時負激昂踔厲
之氣而學未成功彼泛醜肆應之爲豈真先生之所

欲而委瑣者猶以爲難近嚴毅者又以爲取容豈知
先生私居深念仰高俯厚而常若有不得已之隱衷
斯殆古人所謂莫難生才百蛇一龍而長慟之途萬
轍一窮者與某等才弱志隳何敢望先生於萬一而
先生之成就如此則某輩其又奚庸然則爲先生悲
者又將引以自悲而遺容相對能不割心而摧胸雖
然先生目光炯炯掀髯指畫固已聳一時之觀聽而
遺詩在篋金玉鏗然遺書在紙劍戟森然者又必不
隨化而銷鎔况得姚江夫子之許銘而墓石將礱吾

知先生之必傳無疑而九原其亦可以無恫乃某等
猶相與撫床而涕零者蓋深惜夫絕學之難傳而憂
後起者之失所宗靈光不沒式飲一鍾

訥菴范公傳

庚戌

訥菴范公諱大澈字子宣又字子靜浙之鄞人也爲
人孝友端慤而讀書好古喜從賢士大夫遊以故爲
當世勝流所推重年三十六從仲父兵部右侍郎欽
遊京師題詩雙塔寺壁學士袁煇一見奇之亟物色
延爲塾師居三年補國子學生一再試秋闈見罷有
欲薦爲武英殿中書者公曰此官須向奄人折腰余
七尺軀寧辦是耶尋擢鴻臚寺序班鴻臚寺內典臚
傳外典屬國而公當嘉靖隆慶萬曆盛時海宇和洽

六服嚮風日月霜露之所被罔有間鬲而公年三十
七使流球四十二使遼東四十七使朝鮮五十二使
車里木邦緬甸大甸等處五十七使秦晉賞邊六十
一使遼東六十五使安南璽書七下進秩二品一時
名鉅贈行賦詩成帙其出也儀衛壯麗從士幾數百
人所過兵官皆戎衣執橐鞬負弩矢前導至則國君
郊迎而公又樂遊觀凡經行名山大川九邊之壯闊
五嶽之隆崇四裔之荒僻劉覽題詠幾遍初公好典
籍日記誦不間寒暑及仕益得稱其志月俸所入輒

以聚書聞人有鈔本多方借之長安旅中嘗雇善書
者謄寫多至二三十人尤愛法書名畫凡唐宋迄今
名公及異國人所作恠雅畢具家藏弼本最富一切
初本肥本原搨廣搨硬黃紙棗木板銀錠紋李廷珪
墨過眼便悉秋毫而又以行天下遠所至收秦漢以
來印章不下四五千有奇研硃着染自爲印譜有從
古專門名家所未窺見者年六十七致仕築室郡城
西郊繙經閣史品畫評書者垂二十年萬曆庚戌九
月八日卒春秋八十七有七所著有灌園叢談臥雲山

房遺稿若干卷當公宦遊時王李七才子狎主詩文
齊盟一時士大夫望其門墻不得近公顧與之頡頏
每過之必下榻劇懽然後去三吳文衡山以書法名
天下四明豐道生稍亞之兩人者皆與公爲忘年交
而皇甫伯泉張肖甫文三橋周公瑕彭孔嘉王雅宜
輩又莫不往還倡和方公之爲國子生也華亭相徐
存齋延掌記室事多倚辦于公蓋公雖以雅好交遊
得與賢豪長者伍要亦其才望有以致之也去公之
歿六十年爲康熙庚戌余歸自京師過公家借書公

之曾孫霖爲吾母中表兄弟余舅氏行也置酒畱宿
剪燭焚香從容屬余作傳因出囊雲師所誌墓銘見
示囊雲師者周唯一先生齊會也先生禪道深山爲
四明二十年來遺老其言有足信者其誌中大畧謂
公念父正所公祿養未久殫俸營葬事所遺產悉分
給兩弟奉母陶太孺人甘旨服飾必請所與仲父少
司馬授以負郭之宅固辭不受李孺人早喪終身不
娶併不置妾媵從子襄陽太守汝梓少孤多病撫之
若已子云嗟嗟明自世宗繼統運下文盛菁華宣洩

儒林文學霞蔚雲蒸異書名蹟旁搜四出氣象可謂
太平然而敦龐淳朴之意稍漓矣侵尋迄於隆萬榮
利習深其流極敝故有識者往往追數成弘遺事以
爲太息而先生所誌公行誼卓然先民典刑有不獨
矜博雅廣應求已者由今敘述其事甲子一週耳寥
寥四海微獨孝友如公不易得卽求一讀書好古者
又已不啻隆萬之遡成弘嗟乎江河日下天豈真欲
人盡化爲鬼魅而止耶余固欲傳公之事爲狂瀾障
也

論曰予遊鄞五六載范子國雯交最契時時邀余過
舅氏觀公所遺書畫裝潢精緻簽題皆名筆慨然想
見其文采風流蓋不知公之篤行如此國雯嘗爲余
言范氏之先多厚德故迄今科第盛一時乃予舅氏
猶纘其緒不衰嗚呼天道而不爽也范氏之盛公之
後其未艾歟

近思字說

庚戌

王子名之坪字易菴邇復改字近思蓋取近思錄之義以自勗也夫以易表平其義已盡而又益之以近可以知王子之學之切實矣顧學誠無取乎遠而思之所爲近者則梁嘗心儀之以爲是不可以不辯也已而王子果問其說於梁梁曰嗟乎王子欲知夫思之所爲近者乎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皆言思之不容不近也然世之劬躬苦志揣摩舉業以圖仰事俯畜者可以爲近思乎王

子曰未也研章析句涉獵成訓以求窮經明理者可
以爲近思乎王子曰未也銖稱寸量優孟前修以謀
言物行恒者可以爲近思乎王子曰未也合口瞠目
收攝神明以希主靜持敬者可以爲近思乎王子曰
未也然則思之所爲近者特易良所稱不出其位之
謂而非別有所爲近者可小就而速效也蓋思之位
微之存乎不覩不聞之頃而顯之極乎醜醉萬變之
際細之在乎步履周旋之末而大之通乎天地民物
之廣而究之無微無顯無細無大而無一而非思之

所至故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君子一身自視聽以
至疑忿見得無所不當用其思也又曰天下何思何
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言天下何以當思
慮乎殊塗者不思則不知其同歸百慮者不思則不
知其一致也又曰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
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言天下何以當思慮乎人心
如天地天地之日月寒暑無一時而或息則人心之
思亦無一時而可息也蓋自精義入神以迄窮神知

化未有不藉功於思者故洪範以思爲作聖而孟子亦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今就古聖人之思之可知者言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而周公則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嗟乎古聖人之思之遠也如此而可漫言近乎蓋自思之位不明而逐外而向人分者旣泛濫而無得搜裏而墮鬼窟者復恍惚而難憑甚且託於無思之旨隨起隨滅純任

自然而卒流爲無忌憚之小人於是先儒不得已而祖子夏近思之說然仁吾本體也識仁識吾本體也乃以其說爲高遠而棄之不錄則或不能卽思以得近而徒拘近以爲思毫釐之差將其學亦終爲俗學而已爾其人亦終爲庸人而已爾是思之位不明而近之說以起者近之說一誤而思之位將愈不明就使規模氣象舉舉可觀要祇爲小人儒之歸而已矣王子曰如子言將思宜遠而不宜近乎梁曰是又不然天下有泥近而非思者未有能思而非近者孔子

不云乎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亡姊袁孺人殯誌銘

辛亥

吾姊袁子節之之婦也節之曾祖茂英雲南布政祖
弘勳監察御史父象坤蕭山訓導累世貴顯爲吾邑
故家一二十年來兵火播遷資產蕩盡而吾姊以吾
祖母鍾愛習於豐樂年十九歸節之未嘗一日不邑
邑也節之既不遇遊學糊口亦復所如不合往往垂
橐而歸庚子吾姊挈子女來依我家我家喪亂之後
又遭饑饉不足倚癸卯復去當是時節之兄弟皆遠
出家有二親柴水交困吾弟不得已爲之經紀者數

年巳酉春節之復往揚州余欲爭之不能五月六日
訓導君卒八月十九日余省試歸則傳節之聞訃哀
毀死於鳳陽矣吾姊自是愈邑邑不得志庚戌余歸
自京師間過之則見其胸腕宿疾時時大作十月十
九日余將爲吾弟娶婦先四日迎吾姊歸歸未半月
而病病一月有餘而吾弟暴死時吾姊在床尚能哭
也又二十五日爲辛亥正月七日吾姊以後事見屬
余曰吾姊雖羸瘦然精神好且勿及此言訖方出戶
而姊卒矣距生壬申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子男三

江淮海女二長許錢滂次尚幼時訓導君柩尚在堂
節之柩寄揚州水月菴姑老子幼吾姊之殯殮吾不
得辭乃以是月十一日權厝慈湖書院之西若干步
嗚呼吾兄弟男女五人耳一月之中而去其二亦獨
何心尚能執筆詳其世系行事哉乃以哀之之辭爲
之銘曰

見夫子之出兮不見夫子之歸生兮死兮信且疑欲
往從兮恨無翅而不能飛意相隨於地下兮或如平
日之依依雖然一在鬪湖之畔兮一在邗江之磯廣

陵之濤浩浩兮會稽之嶺巍巍魂無不之之說兮恐
昔然而今非吁嗟乎生爲袁氏之婦兮歿不在袁氏
之帷兒招魂兮搖靈旗七十姑兮哭傷悲天乎天乎
有弟二人兮胡獨使我躑躅而歔歔獨使我躑躅而
歔歔兮涕滢滢不知其爲誰

介上人像贊序

辛亥

巳酉秋九月余來秀水寓精嚴寺法曇師之雨華房
當是時余以見舉主至此頗與富貴人延接然性故
習靜意殊不自得而法曇以年少好學學詩學書學
畫尤善學琴黃昏鐘後剔燈相對焚香一曲幾令我
不知身在羈旅塵埃之中也余意其必有所自因願
見其師介公黃皮臘骨冷面相看一似甚不樂余者
然心億其爲耿介人也旣又聞其一病七載厭居城
郭年來別築穆溪之濱日與一二詩僧種花覓句而

已嗚呼近世叢林上乘白椎搥鼓聚衆張皇夫豈不
紛華可悅介公獨非人情而顧逃荒蹈寂若此乎離
去兩年復來中途方念其病久存亡殆不可知叩戶
登堂而像果懸於靈幕矣法曇泣謂余曰子與師儒
佛雖異然大鑒之碑子厚實爲之今可援例題其端
乎余念生平不欲爲釋氏作文而介公之介實非釋
氏且又感曇師之好學也贊曰

尹惠殊介則一師何人名稱實此殆非宗門向上之
所貴兮此殆爲吾黨之所樂述文以贊之兮明吾取

節曇師曇師兮當爲我抱焦桐而鼓一闌

初變集自題

辛亥

凡人悟從前之非則必翻然爲之一變予詩自乙巳
丙午間始知爲王李活套矇聾十載於是一變其所
習而以初變名編雖然變而曰初者固謂變不自此
止也昔楊誠齋自敘其詩屢變尤延之謂詩每變每
進乃今五六年所矣覆而按之則猶是初變也夫詩
雖小道要必如其人胸中所得之分量而出有非可
以強求襲取者然則由昔人之意似不變則不進者
余無乃不進故不變乎辛亥暮春客秀水病中無事

把捉之非而一旦灑然耶抑把捉至三年之久而漸
覺灑然耶如知三年前把捉之非而一旦灑然也則
灑然不應如是之易如把捉至三年之久而漸覺灑
然也則今之所爲灑然者猶是前之所爲把捉也蓋
人情習之久而安焉則勞苦亦覺其逸樂世固有顛
頓風波名利之場而不以爲疲者亦有沉埋枯槁焦
悴之鄉而不以爲困者彼豈性與人殊哉夫亦習之
久而各自見其灑然也嗟乎道之難言也一孔顏樂
處耳一旦以爲有得者乍見本體遽言自然其弊也

小人而無忌憚直爲今日之狂禪而積漸以爲有得
者返觀內照自謂惺惺其弊也物來卽亂念動卽差
反來釋氏死灰槁木之譏茹英師事約菴施先生所
學既有授受而又謙躬強志力行不倦諒不至以毫
釐之差致千里之繆然余就鑼聲爲茹英一勘故爲
茹英道此正不知茹英以爲何如耳茹英領之而別
未幾余有江寧之行過別茹英茹英援留別之例索
余一言余方愧栖栖道途衣食奔走視茹英閉門傲
岸讀書授徒相去何啻雲泥且將就正之不暇而又

何以爲茹英告獨念余三年來行天下遠所涉淮徐
吳魯齊燕之區凡三四千里過從延接賢愚貴賤不
可謂無人顧可與共學者獨於秀水得吾一茹英其
又安能辭不敏乎於是遂次第前言以復茹英茹英
試以此質之施先生其亦有契焉否耶

寓虛涵閣記

辛亥

虛涵閣在朝天宮東廊當冶城山之腰地高而東向
凡鍾山龍蟠之奇白下民居之盛登斯閣也則一顧
可以盡之辛亥之夏余來假館時當薄暮下方烟起
布滿城郭如平湖大海森茫無際樹影隱現其中如
藻荇在水底依稀交錯但聞人語闐闐然不知何處
已而清風起明月來千門萬戶倏時盡然余大喜急
呼道士某問之曰此間最勝何金陵志中但言景陽
閣西山道院諸處而不及此耶某曰景陽有葉臺山

詩西山有商文毅碑小閣若得片言則亦與彼並重
矣越明晨因請余賦之余讓不敢居久之旅况淒涼
鄉心迫切每當晝長人靜黃昏月吐之時轉步空庭
矯首向東南望丹陽句容來路雲烟渺然念此際二
親哭弟愁如海而淚如雨恨不得頃刻飛去宛轉其
旁因歎一冶山耳王右軍謝東山以名流負重望登
臨之際不免感慨係之余熒熒一身衣食奔走而羈
栖落莫久不得歸其情更當何如耶雖然此一二里
前民居市廛參差而排比者六朝宮闕處也稍東北
有綽楔有雉堞駐劄滿師者明紫禁城也又東北荒
山斷隴頽垣敗壁而青松黃屋猶迷烟照日者明太
祖孝陵也意其盛時豪華翕赫寧可涯涘今皆蕪沒
不可復見而王謝之遺風逸韻猶令人想像於山椒
樹蔭間則夫人所恃以久長者豈不更有所在耶用
是心息怨尤日發古人書讀之神解意遇之餘東向
澄坐抱膝微吟覺金陵之山川邑居莫不奔趨拱揖
於吾前則又欣然自笑曰此固古昔英雄百戰爭之
而不得據爲已有者而今一旦悉爲吾胸襟間物吾

亦豈不可以浩然無憾矣乎或曉余曰是寓也余應之曰固寓也適道士出筆墨有所求遂書之以塞前日之請云

登報恩塔記

辛亥

乙巳清明日余與王子文三登寧波天封塔羣山堵圍遠海鏡映爲之喜而賦詩有生平汨沒塵中久一日來遊忽上天之句巳酉十二月計偕北上世傳景州塔爲路上奇觀二十八日抵城下落日黃沙中急往視之蓋不及天封遠甚辛亥三月臥病秀水四月四日孫朗仲過訪約同遊真如塔力疾一登鴛湖烟樹媚人心目夙症霍然較之天封則亦卑甚矣十四日來江寧二十日登報恩塔徘徊四顧龍蟠虎踞

之勝畢集襟裾帶履間古稱長江天限南北者直一
目越之余于是頓足狂叫歎天封之未爲高也因悟
生平不登天封則景州真如皆得以摩穹碍日者傲
予而今日不登報恩則終身謂浮圖之最高者莫天
封若矣由此以推四海之內九州之外何有垠堦又
安知無倍蓰千百於報恩者而敢謂是足以盡天下
之大觀耶蓋世之識囿方隅而行半九十者卽此可
以悠然省焉按塔建於吳赤烏間其後興廢不一至
明永樂間始盡天下甄工之能造五色琉璃甃之穹

隆瓌瑋鬱然奇觀塔下寺亦弘麗甲江寧康熙三年
重建寺前有大報恩寺碑文文皇御製嗚呼文皇乃
亦知報恩二字耶余旣登塔訖因尋唐三藏石塔殿
及無梁殿萬佛閣放生池濠上亭已又出三門南走
雨花臺拾五色石子於赤日中謁方景兩先生祠門
閉不啓從外揖之入三茅勝境憇杪樞樹下清蔭落
花翛然襲人旁所有永寧寺嘯風木末二亭皆不及
遊覽而歸嗟乎自古遊人不少誰無伴侶而余來金
陵往往獨行獨止竊念客冬哀吾弟之死自號踽菴

亦祇謂他人不如我同父耳豈意登臨跬步間亦環
顧宇內無一人肯與共耶

嚴漢生印譜序

辛亥

余幼學篆印於同邑沈章溪及族伯父省菴兩先生
者皆以余爲能爲余言其法甚詳當是時余初習舉
子業作輟無所成就長大來有意問學方恨書畫詩
文耗氣喪志益何暇更及篆印此事遂止然而兩先
生之學則不可謂余不之知也蓋章溪得之鄞邑章
君載道章君得之慈谿姜君應鳳其法實源於吳中
文氏而吾伯父爲章溪密友其講究大畧相同余雖
蒙昧不敢妄論兩先生於古人何如而學博力勤望

而不知非晚近庸王所可幾及歲月亡何章溪物故伯父亦老而巖子漢生遊四方數十年來歸一旦赫然以篆印名邑里間辛亥夏余遊秣陵漢生亦至邂逅之頃出自著印譜一編見示蓋蒐獵會粹極似兩先生間過其寓舍礮石淬刀終日無寧晷其勤亦罔弗與兩先生類者余竊歎之蓋夫人之於學無論其爲道與藝必視其一生精神之所聚而成精神大聚則大成精神小聚則小成漢生之精神聚於篆印如此卽其藝成可知矣而學道者顧欲一暴十寒遊戲而

得之視漢生之於印學不愧且悔乎已而漢生將鏤之板屬余一言爲序吾郡戴曾伯有云人必相及也而後能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吾篆印豈能及漢生而何以知何以言乎雖然東坡嘗記與可竹矣其言謂手不能然而心識其所以然余亦手不能然也然年來獲縱觀秦漢名碑見其字體之多寡疎密不必排比均停而勁拔斌媚各臻其妙因悟古人以善書屬之良工其傳寫神明皆在筆先刀下有不規規形像之間絕窳而續鳧者用是心識篆印一道

亦必如此而後爲工而世之人乃惟以配搭爲先夫
所貴乎配搭者體有不同無容雜亂耳非謂點畫煩
簡間架方員欲其相稱也若僅求相稱則必攤一爲
兩并兩爲一其與牙儉之求精花押何異乎夫爛銅
斷碑好事競賞吾猶惡其貌古藏拙作僞滋甚而知
其俗等花押者縱使古曾有此天下事豈必古人便
可法乎自吾持是說亦間爲知我者篆刻之而俗論
難破訕笑杳與今日非遇吾漢生滿膈狂言吾又何
敢傾吐一盡乎雖然學在自得言貴有徵余嘗過鄞

邑范唐輝先生窺其所藏曾大父訥菴公印譜遊歷
所收得印三千六百有奇其較漢生是編何啻十倍
是其中固有先得我心而不與俗同者矣異時漢生
歸四明肯偕余過而問焉眼界一新心悟頓闢其所
得不有千百於章溪省菴兩先生之外者乎漢生識
之

遊清涼寺記

辛亥

康熙辛亥五月廿四日金陵爲禪學者方卓菴過虛涵閣下邀余遊清涼寺寺在石城門內崇山之阿法眼禪師道場李後主嘗畱宿題詩者也余少時見蘇子瞻捨彌佗贊陸放翁遊記及溫飛卿林和靖李西涯王陽明顧東橋徐文長所作詩慨然想見其處來金陵日思一遊以續諸公之後而憚暑未遑也至是始同走赤日中往遊甫入門清風徐來爽然如沉疴之脫體乃就殿上取蒲團澄坐時開堂者爲密雲法

孫劍門方募緣揚州不歸其首座豁菴延至禪堂出
麥粥豆腐渣相供養齋畢避暑鐘樓卓菴撞鐘豁菴
淪茗已而兩人鬪機鋒激聒不休時背誦前人公案
捷如流水有似街坊上說書予獨倚檻四望連岡疊
巘周遭盤繞南東稍低缺處青龍諸山遙起補之黛
眉一抹翠碧映天鐵塔矗立山外正當寺門前皎日
照頂光明刺目俯仰之間竹蔭松風禽翔雲峙悠然
窅然不知其在城郭內也日過午余買糕療饑寺僧
因復糴米作飯飯已卓菴索湯浴且移禪床蓆臥天

王殿中余與豁菴趣涼偶問清涼舊有董羽畫龍李
後主八分書董霄遠草書和尚識之否豁菴茫然無
以應也卓菴臥醒復與豁菴機語往復刺刺一宦官
爲廝養卒者行乞至突入座同叅予曰日斜矣何不
登山一遠眺耶乃起尋清涼臺臺故南唐翠微亭舊
址青草叢生布地如茵和靖所謂秋堦響松子雨壁
上苔衣者今已無之俯瞰大江澄如疋練屈曲向西
南去渺然無踪發人遐想江上三山白鷺洲莫愁湖
分明如畫意鳳凰臺所見未必過此江外望江浦諸

峯斜陽翻照氣色紫翠因歎陽明詩遠山偏與夕陽
宜真佳句也避日岡側東向虎踞關藉草而坐遙見
隱仙菴在綠竹中世傳陶弘景隱處四圍多層巒鬱
林令人動買山卜鄰之思忽天印秦淮間黑氣數千
條如烟起觸天裊裊長空頃之瀰漫城郭萬家屋樹
混茫似海余乃攝衣下坡入耿天臺講學堂海棠木
瓜綠陰滿庭二僧着棋樹下爲之畱連不忍遽去出
門見南岡上花錦堆疊麗日有光者乃天晚牧馬羣
聚也豁菴復導卓菴至法眼法堂遺蹟方欲饒舌作

蘇嚙語余亟促卓菴歸乃別豁菴取道烏龍潭南潭
卽文長所云東來鏡折龍潭水者蕩漾澄泓西北岸
樓臺竹樹森蔚映帶真似靚粧臨鏡恨不扁舟放浪
其中薄暮抵朝天宮卓菴別去余亦歸閣下是行也
登探竟日爲余金陵第一暢遊而卓菴豁菴禪語如
嚙予甚厭之然兩人竟若視余爲不省也者明晨賦
詩二律屬卓菴轉寄豁菴記事亦示意也特不知可
續諸公之後否耳詩曰兩人機語我看山鳥自飛飛
雲自還高塔頂明孤巘外洪鐘聲盡一敲間荳渣麥

粥貧僧味浴桶蒲團倦客顏坐到忘言誰領畧松風
竹蔭動禪關又曰清涼山上已無臺羈客登臨也一
來落日澄江帆穩去明霞遠岫谷層開蟠龍踞虎終
桑海傍柳隨花任草萊此際風光吾自有旁人莫浪
把禪猜

古興飲冶山記

辛亥

遊清涼後二日方卓菴招余飲冶山之巔余與卓菴
道不同而卓菴顧親余依依有情余不獲辭至則肴
核壺觴陳於萬歲亭西北青苔之上適與鐵塔對其
西南則西山道院志所謂雲林叢蔚居然松壇芝府
者也山下二池一放生一卽吳王鑄劍處綠草清波
孤雀立其中蕭然自遠卓菴屬余東向坐望鍾山雲
氣及城中萬家烟火時日初落紅霞滿天從翠陰中
回首窺之艷絕人世城闌之外町畦蒼鬱大江流其

間如白虹橫亘碧落櫓搖帆轉隨風隱隱有聲余顧之色喜卓菴舉觴相勸而余素不飲坐對清談而已卓菴自飲每飲輒盡劇談往復露零風冷乃相與別去初余遇卓菴三清殿上蒲扇葛衣手執元沙語錄以爲卓菴禪者也明晨訪余則云余讀陽明書頗志聖賢余甚喜欲與共學偕遊清涼終日機鋒猶以爲學禪未學儒者也及是則云余於三教皆得其骨髓元門特薄之不爲耳余始大駭不復與辨臨別乃曰吾與子真恨相見之晚余曰猶太早曰何也余不答

復問曰子姑學禪去乎儒且置

題倪端雙壽圖

辛亥

寧波衛施千戶諱戡之後有南渚先生諱諲由進士
爲南駕部員外與其子仁和教諭諱懋中者俱以清
白稱教諭生三子孟諱承芳以明經知未從縣事季
諱翰以武科進士官神樞營都督僉事未從吾母之
祖而都督則吾祖母之父也余幼時過其家衣冠濟
楚門第高明事有不可知都督之產旣籍未從之鬼
亦餒間經其故廬異姓篡處不勝視此雖近邈若河
山之慨甲辰乙巳間余交范子國雯因得見唐輝先

生先生未從之外孫於梁父母皆爲中表兄弟嘗念
外氏之零落奉其烝嘗雖未從公隻字單言得之必
收拾完好往往爲余道施家盛時輒鳴邑歛歛如將
泣下梁念吾家無外氏兩世矣見先生如見外氏而
先生亦以不得見外氏而幸得見余也不以其不才
屬之畫索之文慙慙欵洽愛若親甥每過之茗盃酒
觥延緣日夕也星移物換故家之蕩析難言先生爲
鴻臚訥菴公會孫公官嘉隆永平時所收天下異書
名帖奇畫最富先生守其存者裝潢扁襲奕世猶新

客有好古者過而問焉則必盥手拂几排比一二從
容展玩指點瑕瑜敘述始末閱已則謹藏之他日客
再至則更出一二相示已復謹藏如初撫摩愛弄若
將終身其視世俗紛華泊如也余從大人長者遊有
意問學頗欲窺人間未見之書先生韞之取其所蓄
古今書目相投恣余借讀余因獲約同志者共相傳
寫蓋先生之克承舊德而嘉惠後學又如此今年十
月十八日梁父六十誕辰先生命其子與猶子過祝
十一月二十四日梁往謝之則前月二十一日爲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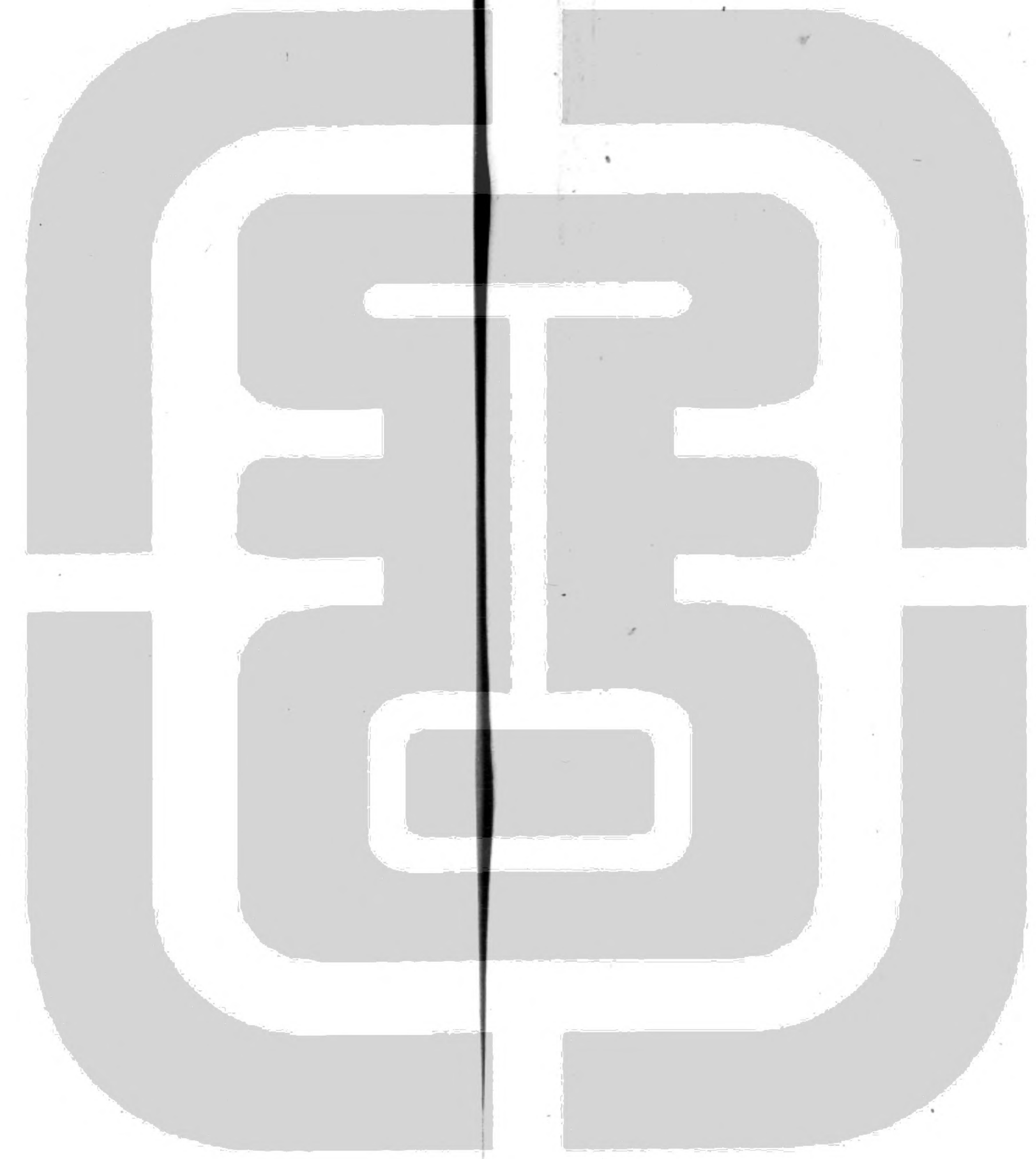
生六十誕辰而本月二十八日又某孺人六十誕辰也其子與猶子出倪端雙壽圖屬題以祝余按端所畫喬松古木之中二老人燕坐華堂子孫冠服端侍階除之際童孩蒲伏門庭之外賓客趨蹌持羊酒擔肴核而來者踵相接於山橋溪徑間蓋極人世壽考富貴之盛爲先生之所宜有者端之畫已足祝之而無俟余贅矣故梁祇述其所親炙於先生者而先生平生立身行已居鄉睦族醇謹端慤之行與夫孺人之所以相助之者又因可得而想見之也

寒村見黃稿卷一終

身書和名一

三

徳林氏藏記卷一終



程